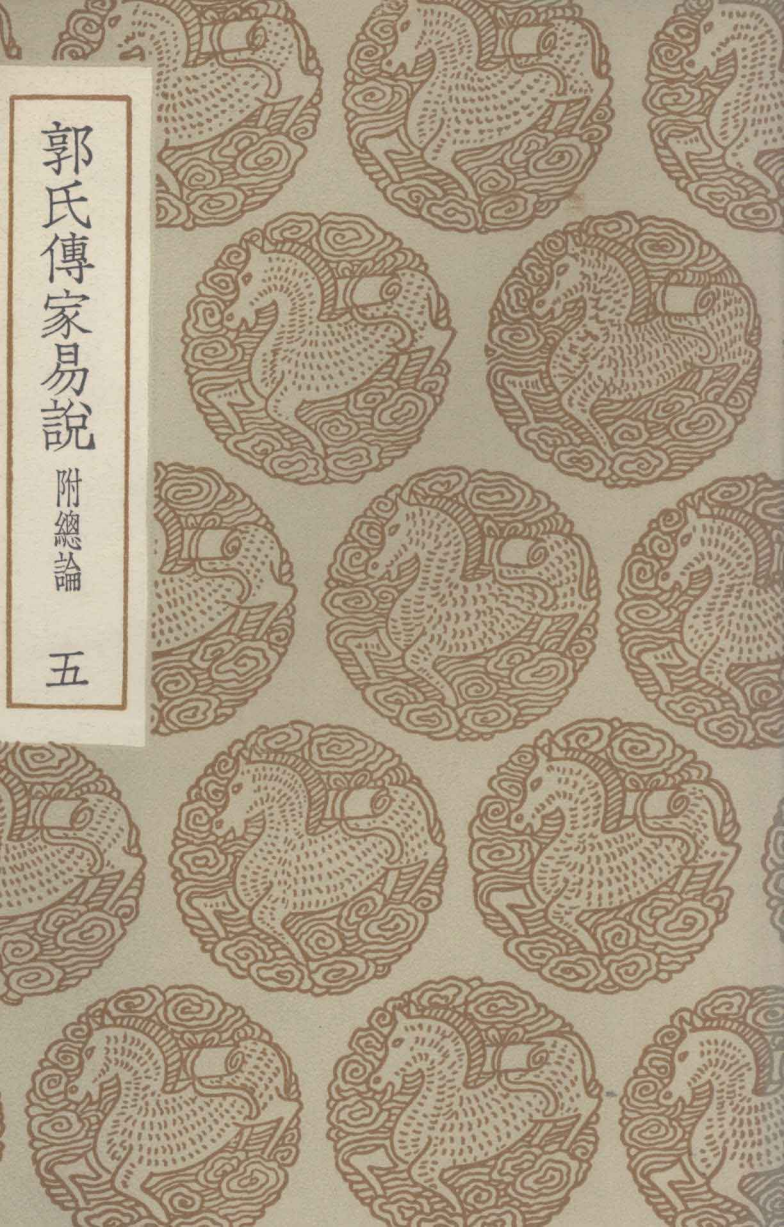


郭氏傳家易說

附總論

五



郭氏傳家易說

附總論

(五)

郭 雍 撰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郭氏傳家易說
附總論
五冊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章

撰者

郭

雍

發行人

王

上海河南路
雲

五

印刷所

商

上海河南路
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

上海及各埠
務印書館

郭氏傳家易說卷八

繫辭下

八卦成列。象在其中矣。因而重之。爻在其中矣。

上篇始于乾坤之成卦。繼以易簡賢人之德業。下篇始于八卦成列。繼以乾坤示人易簡。其道雖相類。然上篇言所未盡者。見于下篇。是相爲終始之道也。象非重卦而後有也。蓋始于八卦成列之初。三奇三偶皆象也。爻因重卦而後有。六位剛柔是也。觀此則知象始于包犧畫卦之時。而爻立于文王重卦之後。故聖人設卦觀象。則易之爲書。以象爲本矣。是以成列。則有自然之象。重之。則有自然之爻。有剛柔。則有自然之變。有繫辭。則有自然之動。皆非聖人之私意也。

剛柔相推。變在其中矣。繫辭焉而命之。動在其中矣。

有象而後可重。重而後有爻。有爻則有剛柔。剛柔相推而有變。剛柔相推。以此易彼。迭盛迭衰。猶日月相推之義也。象爻易見。而變爲難知。故聖人必又繫辭而明其吉凶。以命之也。因動則生吉凶。因吉凶則聖人繫之以辭。故繫辭雖本于明吉凶以告人。而君子必觀吉凶而後動。是繫辭所以命之。故曰。動在其中矣。

吉凶悔吝者。生乎動者也。

上言繫辭焉而命之。而動之說未詳。故繼言吉凶悔吝生乎動。所以終其言也。蓋謂聖人繫之以辭者。所以明其吉凶悔吝以告人。使人知吉凶悔吝。莫不生乎動也。

剛柔者。立本者也。變通者。趣時者也。吉凶者。貞勝者也。

剛柔者。爻之剛柔也。爻有剛柔。則可相推。相推故變。變故自乾坤而成八卦。自八卦而爲六十四。所以剛柔爲易之本也。變通謂剛柔之變通也。一剛一柔卽變也。相推不窮卽通也。剛柔相推。所以明時之異。故曰趣時也。吉凶者。繫辭之所明也。君子玩易之辭。而知吉凶。故以貞勝也。貞。正也。吉凶之道。正則勝而常吉。匪正則弗勝而常凶。如是則吉凶在夫正與不正之間。故惟貞可以勝吉凶也。上言爻在其中。故此復言剛柔立本。上言變在其中。故此復言變通趣時。上言動在其中。故此復言吉凶貞勝。皆所以明在上未終之意。

天地之道。貞觀者也。日月之道。貞明者也。天下之動。貞夫一者也。

上言吉凶以貞勝。故此復以天地日月天下之動。明貞之義也。天地之所以示人。日月之所以常明。皆正也。天下之動。所以貞夫一者。亦以一則正。二則非正也。吉凶貞勝之道。亦若是而已矣。然聖人之辭。所以盡意。意盡則辭止。意之未盡。則再三言之。所以復言三貞之義。于以見聖人之情也。

夫乾確然示人易矣。夫坤隤然示人簡矣。爻也者。效此者也。象也者。像此者也。爻象動乎內。吉凶見乎外。功業見乎變。聖人之情見乎辭。

乾之示人以易也。確然不易。坤之示人以簡也。賾然無變。是爲天地貞觀之道也。由乾坤示人易簡觀之。則八卦六十四。莫不有所示。故效其所示之謂爻。像其所示之謂象。于是雷風水火山澤之異。與夫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之情。莫不具于爻象矣。爻象動乎卦中。而吉凶見于人事。聖人用其道。故觀變以成功業。學者究其微。則由辭以知聖人之情。能事畢矣。然自八卦成列。以及于斯。與上篇首章。互有發明。其歸一致也。

天地之大德曰生。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。何以聚人曰財。理財正辭。禁民爲非曰義。天地以生物爲德。故人以大德歸之。聖人得崇高之位。然後成位乎中。而贊化育。故以位爲大寶也。大寶者。亦非聖人自以爲寶也。天下有生。幸聖人之得位。以蒙其澤。故天下以爲寶也。然位唯仁可守。不仁則失之。故孟子曰。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且足以資人之生者。皆曰財。得其所資則人聚。失其所資則人去。斯民一日不可以无者也。聖人理財。非自用也。生聚人而已。又正其辭。以出號令。禁民爲非。以明法禁。此五教五刑之用。有義存焉。然天地易簡。一于生而已。聖人法天地。亦一于生。曰仁。曰財。曰義。皆所以生斯民者也。

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。仰則觀象于天。俯則觀法于地。觀鳥獸之文。與地之宜。近取諸身。遠取諸物。于是始作八卦。以通神明之德。以類萬物之情。

易之道。道之大全也。有古以來。聖人用之。未嘗絕也。自包犧畫而有卦。文王重而有書。于是斯道明矣。

故世言易始于包犧者。蓋言因易之書而後其道明也。故繫辭論卦亦以包犧爲始。然聖人必察天下之象而後畫卦。故包犧觀象于天。觀法于地。觀鳥獸之文。與地之宜。細大无不察也。近則取諸身。遠則取諸物。內外无不取也。如此而後能畫卦。八卦既成。則神明之德于是乎通。萬物之情于是乎類。所謂通于天地。應于物類者也。前乎包犧未之有也。故言始作八卦。然爲天地雷風山澤水火者。皆包犧法象于天地也。動物之屬。馬牛雞雉。皆鳥獸之文也。植物之屬。木果竹葦及生果蓏。皆地之宜也。爲首爲腹。寡髮廣顙。心病耳痛。取諸身也。自身之外。皆取諸物也。

作結繩而爲罔罟。以佃以漁。蓋取諸離。

自以類萬物之情已上。言包犧所以畫八卦。自作結繩之下。言取諸離之義。八卦者。道之大全也。作之所以明道于萬世也。離者道之一也。聖人遭時用道。以利天下。趣時者也。聖人不能獨盡天下之時。故亦不能盡用天下之道。是以明大全之道于方來。而其遭時所立。不過一二而已。故明與不明。係乎聖人。而用與不用。又係乎時焉。雖聖人不能必也。包犧之時。未有犧牲。故作結繩爲罔罟。以佃以漁而已。當時之人。知爲罔罟佃漁。不知有所取也。孔子以易道觀之。然後知是道有取于離。故曰。蓋取諸離。離麗也。罔罟麗道也。然包犧始作八卦。所謂係乎聖人者也。作結繩而爲罔罟。所謂係乎時者也。此聖人道與時之辨也。

包犧氏沒。神農氏作。斲木爲耜。揉木爲耒。耨耨之利。以教天下。蓋取諸益。

包犧有犧牲而未粒食。炎帝氏爲耒耨之利。以教天下。故號曰神農。然則粒食自神農始也。取諸益者。益以重震巽二木成卦。故有斲木爲耜。揉木爲耒之象。而其彖則曰。木道乃行。粒食木類也。耒耜木教也。故言取諸益。然則益以益下爲道。又以天施地生。其益无方之義。耒耨之利。是亦益下之道也。亦其益无方之道也。皆備易之三義。

日中爲市。致天下之民。聚天下之貨。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。蓋取諸噬嗑。

古之聖人。所以利天下者。非自用其私智。皆有取于易。此聖人洗心之道也。爲市以合民。取諸噬嗑者。嗑合也。凡合之道。皆本于噬嗑。此言致天下之民。聚天下之貨。是又合之大者。故曰。取諸噬嗑也。方神農時。有八卦而已。文王未重。未有益與噬嗑也。而此言取諸益。取諸噬嗑者。蓋六十四卦之畫象。雖始于文王。而六十四卦之道。未嘗无也。百世之下。獨有孔子能追明其道。若曰。耒耜之教。雖始于神農。考其所取。蓋益道也。爲市合民。亦雖始于神農。考其所取。蓋噬嗑之道也。于是而爲言曰。蓋取諸益。蓋取諸噬嗑。以明雖未有易之時。而自古聖人所用之道。亦不過六十四者而已。天下之道。不能外是。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。是道固有久矣。文王知而重之爲書。故曰。因而重之。由孔子之辭。則知文王之所作者。易之書。其非文王之所作者。易之道也。以書言之。神農之時。未有益與噬嗑也。以道言之。神農之時。蓋有益與噬嗑也。先儒惑于二卦。故謂神農重易誤矣。渙隨諸卦皆同。神農氏沒。黃帝堯舜氏作。通其變。使民不倦。神而化之。使民宜之。易窮則變。變則通。通則久。是以自天祐

之吉。无不利。

時異則事異。于是乎有變。唯聖人能通其變。則民不困于事。是以不倦于有行也。故雖聖人神道設教。不過宜斯民而已。宜民則非甚高難行之道。亦不過爲舟車。曰杵。弧矢。宮室。書契之類。凡可以利斯民。後世之所不能易者。皆是也。知道之人。固以是爲聖人之道。不知道之人。謂聖人之道。變化超忽如神。豈在舟車。曰杵之間哉。故聖人先言宜民。而知後之制器。皆宜民之道也。然自易道觀之。道窮則必變。變而後通。通則可久。況用之于民者乎。故自包犧。神農。黃帝。堯。舜。氏。皆能通其變者也。是以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。非天私此數聖人也。天之所祐。民之所宜。皆在夫通變之間耳。易凡三言自天祐之吉。蓋謂如是之祐。皆聖人有以自致。則无不利。

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。蓋取諸乾坤。

垂衣裳而天下治。謂无爲而治也。能无爲而治者。无他焉。法乾坤易簡而已。

剡木爲舟。剡木爲楫。舟楫之利。以濟不通。致遠以利天下。蓋取諸渙。

渙之爲卦。木上而水下。是以有舟楫之象。故其象曰。利涉大川。乘木有功也。

服牛乘馬。引重致遠。以利天下。蓋取諸隨。

致遠之道。人之所難也。不有所隨。安能有所至哉。故服牛乘馬。引重致遠。所以取諸隨也。且聖人之所以致遠者。道也。故聖人隨時之義在道。衆人之所用以致遠者。牛馬也。故象人之所隨。牛馬而已。然

舟車者。皆人所恃以致遠。故隨渙皆言致遠之利。使天下之民。得舟楫牛馬之用。知舟楫牛馬之利。又安知聖人取諸隨渙哉。此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。

重門擊柝。以待暴客。蓋取諸豫。

豫。備豫也。備豫之義。蓋非一也。此獨舉重門擊柝者。黃帝堯舜之世。獨有此耳。不若後世防禁備豫之密也。以黃帝堯舜之世。猶設是焉。則後世之君。可不豫爲之防哉。豫之一卦。本无備豫之義。而孔子又明備豫于此者。以見諸卦之象。无窮。不可以一義盡也。

斷木爲杵。掘地爲臼。臼杵之利。萬民以濟。蓋取諸小過。

小過有實中之象。而臼杵致實中之利。自神農氏興耒耜之教。杵臼之制。不可无也。故黃帝繼之。萬民以濟。此皆備物致用。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也。

弦木爲弧。剡木爲矢。弧矢之利。以威天下。蓋取諸睽。

睽。無弧矢之象。而弧矢取諸睽者。非謂物乖爭。而弧矢足以威之也。蓋弧矢之用。以睽而發也。弧矢相睽。則發而爲用。睽之至。則爲用亦至。故弧矢二物。有至睽之道存焉。睽之象曰。君子以同而異。同而異者。其唯弧矢。異物而同功乎。

上古穴居而野處。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。上棟下宇。以待風雨。蓋取諸大壯。

宮室之制。上棟下宇。有覆物之象。天之道也。大壯有天之道。而動則人事。故爲宮室之象。

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樹，喪期無數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，蓋取諸大過。

上古之世，知簡不知禮，故葬親之薄。有至于此，喪期無數者，哀盡則止也。聖人爲之制禮，然後棺槨有度，則喪期可知矣。大過雖取其過于厚，然四剛居中有堅中之象，故取以爲棺槨也。養生不足以當大事，惟送死可以當大事，可不過于厚乎？上世嘗有其親死，則舉而委之于壑者，孟子謂孝子仁人之掩其親，亦必有道矣。此蓋聖人易之以棺槨，取諸大過之意也。

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，蓋取諸夬。

未結繩之初，結繩所以爲治也。結繩之後，書契所以爲治也。結繩書契，皆所以防小人之僞，非待君子也。夬之爲道，以剛決柔。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憂。書契所以取諸夬者，亦以決去小人之僞也。自離至夬，十三卦與本卦之義多不同，以見卦之象義皆不可一例窮盡，能變而通之，則其利亦無窮于天下矣。此之所言，亦其一也。故曰：通其變，使民不倦。

是故易者象也。象也者，像也。象者，材也。爻也者，效天下之動者也。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。

易之爲書，卦象莫知。後先雖聖人觀象以設卦，卦立而象復見于後，故易之爲書，象而已。象也者，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。象爻皆出于卦象已立之後，象所以內明一卦之材，爻所以外效天下之動。爻立，然後吉凶生而悔吝著。此成易之序也。

陽卦多陰，陰卦多陽。其故何也？陽卦奇，陰卦偶。其德行何也？陽一君而二民，君子之道也；陰二君而一民。

小人之道也。

陽宜其多陽也。陰宜其多陰也。今則反是。其故何也。陽以奇爲主。陰以偶爲主。陰陽德行又何也。此聖人設問之意也。凡陰陽二卦。皆以陽爲君。一君而二民者。其道順也。順故爲君子。二君而一民者。其道逆也。逆則爲小人。其故其德行。以是而知也。橫渠先生曰。一其歸者。君子之道。多以御者。小人之理。易曰。憧憧往來。朋從爾思。子曰。天下何思何慮。天下同歸而殊塗。一致而百慮。天下何思何慮。日往則月來。月往則日來。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則暑來。暑往則寒來。寒暑相推而歲成焉。往者屈也。來者信也。屈信相感而利生焉。尺蠖之屈。以求信也。龍蛇之蟄。以存身也。精義入神。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。以崇德也。過此以往。未之或知也。窮神知化。德之盛也。

自憧憧往來。至莫益之十一義。皆明聖人所以玩易之辭。蓋將致用于天下。以終上篇擬議之道也。道以用爲大。故聖人以中庸爲至者。道之用也。自一心之正。推而及乎天下。自一性之盡。推而至于盡物。皆用也。所謂精義入神。以致用者。此也。且以咸卦論之。則憧憧往來。朋從爾思。言其志意未定也。孔子于此。雖論何思何慮。而極天下往來之理而論之。則知爻辭往來二字。非徒然也。是所謂玩辭也。且往來理之常也。有往必有來。有來必有往。理勢之相感然也。往而不來。來而不往。理无是也。知往來之說。則凡憧憧往來。相感无定。固有理存。不必皆從爾思也。惟知同歸殊塗。一致百慮。則天下何思何慮矣。蓋朋從爾思者。爾所感也。不從爾思者。非爾所感。其往來自相感也。日月寒暑是也。所以屈信相感者。

尺蠖龍蛇是也。有以精義相感而致用者。聖人是也。此雖殊塗而同歸于感也。又何必朋從爾思乎。故日月往來則明生。寒暑往來則歲成。尺蠖之屈。知其必信。龍蛇之蟄。知其必神。然則聖人精義入神。豈用以寂默而已哉。必將致用于天下。利用安身。豈用以私一己而已哉。必將崇德而廣業。是皆往來屈信相感而利生。出于自然者也。然非往則不來。非屈則不信。非精義入神。則不能致用。過此以往。皆非聖人致用之道。是以聖人未之或知也。蓋謂繁而見于事業者也。若是則窮神之妙。知化之極。非聖人盛德孰能與此。觀乾之初九。潛龍升用。至九五而後飛龍在天。此所謂屈信相感。精義入神。以致用者也。

易曰。困于石。據于蒺藜。入于其宮。不見其妻。凶。子曰。非所困而困焉。名必辱。非所據而據焉。身必危。既辱且危。死期將至。妻其可得見邪。

當困而困。當據而據。道之正也。非所困。非所據。失道之正。是以名辱身危也。太甲所謂。自作孽不可追者也。妻者至親而易保。入宮必可見者也。非所宜爲而爲之者。終至于不能保其妻子。尙安能保四海乎。此所謂失道者寡助也。

易曰。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。獲之无不利。子曰。隼者禽也。弓矢者器也。射之者人也。君子藏器于身。待時而動。何不利之有。動而不括。是以出而有獲。語成器而動者也。

君子以道存諸己。而困于外者。在時。是以藏器于身。猶有待也。括。結也。結則有閔。凡无其道則括。非其

時則括動而不括。然後出而有獲。此章蓋語成器而後可動。動亦必有時焉故也。藏器于身。有其道也。高墉之上。斯其時也。

子曰。小人不恥不仁。不畏不義。不見利不勸。不威不懲。小懲而大誡。此小人之福也。易曰。履校滅趾。无咎。此之謂也。

小人非不知天下之所謂善惡。亦非不知天下之禍福也。蓋昧于善惡幾微之際。故積而至于大惡。以受天下之大禍者多矣。聖人憫其愚而受禍也。于是制刑以小懲之。懲其小而誡于大。則終无大惡大禍之虞。是豈非小人之福哉。此所以屢校滅趾于初。然後終无咎也。

善不積不足以成名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。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。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。故惡積而不可揜。罪大而不可解。易曰。何校滅耳。凶。

善惡之道。皆積而至。非一朝一夕之故。積惡不已。能无終凶乎。明善惡之積。知所當爲。知所當去。斯謂之君子已夫。

子曰。危者安其位者也。亡者保其存者也。亂者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。存而不忘亡。治而不

忘亂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易曰。其亡其亡。繫于苞桑。

安危存亡。治亂蓋相代相生之道。是以聖人居安慮危。故終无危亡之患。

子曰。德薄而位尊。知小而謀大。力小而任重。鮮不及矣。易曰。鼎折足。覆公餗。其形渥。凶。言不勝其任也。

道之用无施不可。自一身至天下，其可用皆一。安有不勝之患哉？此論不勝其任者，蓋因鼎而言也。鼎器也。于人才器之象也。才器限量不同，猶若鼎然，故有不勝其任之凶。君子不器，則无限量矣。則形而上者爲道，形而下者爲器。

子曰：知幾其神乎？君子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，其知幾乎？幾者動之微，吉之先見者也。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易曰：介于石，不終日貞吉。介如石焉，寧用終日，斷可識矣。君子知微，知彰，知柔，知剛，萬夫之望。

人有君子小人之辨者，以君子知道，知道則知幾矣。小人不知道，不知道則不知幾矣。是以小人不恥不仁，不畏不義，惡積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，皆以其不知幾故也。且幾者動之微，吉之先見，言吉則凶可知，君子由幾而趣者吉也。故此獨言吉。方豫之時，其介如石，有无逸之戒，居上居下，无與爲豫者，是以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，而爲知幾之君子也。且諂瀆至微也，而鳴豫之凶，有由諂瀆而生者，是其所以爲幾也。君子極深研幾，則能盡神。故曰：知幾其神乎？知微知彰，自微而知著也。知柔知剛，由一而知二也。是皆知幾之道也。知幾則能成天下之務，是有長人之道，故爲萬夫之望。橫渠先生曰：常易故知險，常簡故知阻，豫之六二常不動，故能得動之微。

子曰：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？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也。易曰：不遠復，无祇悔，元吉。

顏子亞聖之道，未能无過，故論語稱不貳過，未能无得失，故中庸言得一善，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。由此則知庶幾于聖人矣。故此言其殆庶幾乎。

天地絪縕。萬物化醇。男女構精。萬物化生。易曰。三人行則損一人。一人行則得其友。言致一也。

天地男女之化生。皆由致一以交感。三人行則損一人。一人行則得其友。言致一以交感也。損自泰來。由乾坤而爲艮兌。故有天地男女之象。

子曰。君子安其身而後動。易其心而後語。定其交而後求。君子脩此三者。故全也。危以動。則民不與也。懼以語。則民不應也。无交而求。則民不與也。莫之與。則傷之者至矣。易曰。莫益之。或擊之。立心勿恆。凶。君子慎于持滿之戒。脩此三者。以保其常全。蓋懼益之極也。益道未極。則人必與之。人與之則益日至。益道既極。則人必莫之與。莫之與。則莫之益也。故傷之者必至。此固損益常理。況立心勿恆之人。寧无凶乎。

子曰。乾坤其易之門邪。乾。陽物也。坤。陰物也。陰陽合德。而剛柔有體。以體天地之撰。以通神明之德。其稱名也。難而不越于稽其類。其衰世之意邪。

此章論易之爲書也。乾坤二卦。在易之書。猶易之門。學者首當明乾坤之義也。自道言之。三才之內。无非物。乾坤雖非天地萬物。以類言之。亦陽物陰物也。況在易之乾坤。見于卦象者乎。乾坤合陰陽之德。而後有剛柔之體。蓋言先得乾坤陰陽之道。而後見于象者。剛柔之體具焉。剛柔之體具。則六十四卦由之而生。故觀其象。則可以體天地之撰。明其義。則可以通神明之德矣。六十四卦。稱名雖難。而不越乎乾坤剛柔之一道。稽其言之類。不過于幾微禍福吉凶悔吝。豈皆衰世之意邪。是亦聖人之情見乎。

辭也。

夫易彰往而察來。而微顯闡幽。開而當名辨物。正言斷辭。則備矣。其稱名也小。其取類也大。其旨遠。其辭文。其言曲而中。其事肆而隱。因貳以濟民行。以明失得之報。

易之爲書也。所以彰往聖之道。察方來之變。而垂教于无窮。其微顯闡幽。所謂顯道神德行也。開明大道。至于六十四。其當名辨物。正言斷辭。无或不備。雖其稱名小者。其取類大也。旨遠者。道具于旨也。辭文者。道顯于辭也。其言屈曲。而發无不中。其事肆直。而理无不精。開明失得之報。以濟民之所行。故曰。因貳。貳者失得也。斯道得。則吉報之。斯道失。則凶報之。故吉凶所以爲失得之報也。前言當名謂卦也。辨物謂象也。正言。爻象之辭也。斷辭。繫之以吉凶者也。

易之興也。其于中古乎。作易者。其有憂患乎。

易始于包犧。而興于文王。故曰中古。作易者。其有憂患乎。蓋謂文王也。說者謂既有憂患。則須脩德以避患。故明九卦爲德之所用。誤矣。夫聖人脩德。又豈係于憂患乎。而孔子言此者。蓋以聖人居崇高之位。道行于天下。爲帝爲王。參天地。贊化育。則易行乎其中矣。固不必有作也。及其道不行于天下。而憂患天下後世之深。欲力以斯文昭示來世。則不得不作矣。此文王所以蒙大難。而作易也。然則孔子道不行而繫易。其亦所謂憂患者乎。故憂患者。蓋憂患後世之不復與聞斯道也。

是故履德之基也。謙德之柄也。復德之本也。恆德之固也。損德之脩也。益德之裕也。困德之辨也。井德之